

# 为那筹备已久的相会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隔壁的租客是过完春节就搬来的，我们的相遇并不愉快：半夜，听到楼道里好像大象踏步的声响，我惊醒了，打开手机观瞧，已是子夜1点，出门一看，502室的门大敞着，一位黝黑的小伙子，正用老粗的麻布背带，背着两个滚轮箱子一步步走上来。

天还很冷，他的额头被一层层的汗水镀得明晃晃的。我有点不快地问：

“怎么这时候搬家？”小伙子解释：他在快递驿站上班，下了班才有时间打包搬运。“那为何不请搬家公司呢？”小伙子露出含义复杂的微笑：“我想省下这几百元，等我娘到城里来住的时候，请她吃大餐。我一直动员她来玩一趟红山森林动物园。”见我神色松动，小伙子赶紧保证：还有两趟就

搬完了，打扰了！

502室的阳台，是我们这个单元唯一没有做封闭的，新搬来的小伙子带了7个大陶盆来，他种了重瓣茶花，以及名叫“绿樱”的粉绿相间的三角梅；还种了辣椒西红柿和丝瓜。到了夏天，大部分春花都归于寂静之时，我家紧邻的阳台上，一米多高的百合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那香气形同咏叹调，缱绻而又灿烂。种在瓦盆里的丝瓜也长出碧绿的藤蔓，开出金灿灿的黄花，铺满了小伙子早早搭起的攀爬架子。

有一天，我在阳台晾晒衣物，小伙子忽然用晾衣叉轻敲我家阳台的窗，示意有事相商。原来，他老娘在小视频里看到丝瓜开花了，提醒他要人工授粉，不然会出现“盲花”，鉴于有

一枝藤已越过落水管，攀爬到我家阳台，目测至少开了三朵母花。他特意用家中炒菜的圆勺，递过一朵公花，教我如何为母花的花蕊授粉。

授完粉，我隔窗问他：“没见你家老妈妈来呀！”

小伙子解释，嫂子生二胎了，妈妈去服侍了，起码要等小侄儿满周岁，妈妈才有可能来，“我妈妈经常问我，我来南京上班有5年了，夫子庙的画舫是什么样的，秦淮八绝的味道究竟好不好，还问我，红山森林动物园里的金丝猴，是小时候蓝脸的颜色深，还是长大了蓝脸的颜色深……说真的，解答她的问题前，我也要去问AI”。

小伙子突然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：“我也在盼着妈妈来，她来了，我才能下决心放下堆到头顶的工作，去看那些只在小视频里见过的动物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们俩都陷入沉默。我被这隐瞒背后的爱意深深触动了，这对母子已被各自的责任拴牢，并不会频繁地探视彼此，并附以热烈的拥抱，他们只是留着最盼望的事，等着与对方一起去体验；做儿子的，也只是在市中心局促的阳台上，造了一个与故乡老宅相似的家。他种花种菜，在谋生的洪流之外，营造出形态舒缓的岛屿，这不仅帮自己抵御生活的裹挟，更是为了妈妈看了可以安心。